

■对 话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

林那北：尽兴写了，写出质量，就没有辜负自己

□本报记者 教鹤然



林那北

优秀的传统文化自带光芒 能让故事变得意味深长

记 者：林那北老师好，祝贺您的中篇小说《阳关三叠》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能不能请您分享一下这篇小说的创作缘起和写作过程？

林那北：《阳关三叠》这篇小说完全是因琴而起。“琴棋书画”四大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民族特殊的审美韵味分荡漾其间。孔子、嵇康、陶渊明、王维、李白、白居易、范仲淹、欧阳修、朱熹、苏东坡、赵估等一大批耳熟能详的古代文人，都是古琴高手，琴甚至成为他们的某种精神寄托。伯牙和钟子期高山流水得遇知音、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因琴定情、诸葛亮空城抚琴退敌之类的轶事流传千年仍鲜活动人。很多古琴曲也跟文学有直接渊源，比如流传最广的古琴曲《平沙落雁》，相传就是初唐诗人陈子昂所谱。而十大古琴曲之一的《醉渔唱晚》，也有为唐末皮日休和陆龟蒙这两大文人所作之说。

相较于西洋乐器，我对民族乐器一直有更多偏好。小时候学过琵琶，30多岁时学过古筝，但都很浮皮潦草，早就荒废了。前几年曾试图把古筝重新捡起，聘请音乐学院学生一对一上课，却发现手指头已经不听使唤了。手原来也会老。周围的朋友有两三个是弹古琴的，有时候听她们拨弦，清雅悠远的琴声一起，心总会被骤然一撩——脆亮的弦声和绵长的余音里，暗藏着多少命运的起伏和人生叹息啊！十几年前，我脑子一热从扬州买回蕉叶款和仲尼款的琴，一直装饰性地挂在墙上，像两根粗粗的大眉毛。直到几年前才终于动了念头，要围绕古琴写一篇小说。怕写岔了，就拜当地一位古琴名家为师。虽技艺还很粗浅，但正因为动手了，对古琴以及相关历史有了更深一点的理解。动笔时我试图把广阔丰厚的传统文化，作为这篇小说的背景，所有情节和人物都在其中得到映衬和参照。时光渐渐泛旧，又一遍遍被重新擦亮，琴声如洗，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被温柔以待，四周情义激荡，诗意飞溅，没有虚伪、诡谲和伤害。

记 者：您的创作常常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题材。本次获奖的《阳关三叠》围绕寻找一张几十年前丢失的具有特殊意

义的古琴铺陈情节，此前，《春江水很暖》《每天挖地不止》等作品关注的则是大漆技艺。您认为，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小说的“活资源”，讲出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的“好故事”？

林那北：只能说这些传统的东西更能击中我。这是个人趣味问题，就如同有人喜欢西餐，有人偏好中餐一样。简单地说，就是缘分。大漆也合我胃口，传统艺人所追求的“平光亮”效果，使得漆件华丽得犹如顶级珠宝。我接触漆画近20年了，最初向它靠拢只是出于好奇——那么精细的工艺、那么绝美的画面、那么耐人寻味的质感，与其他画种迥异。福州是大漆工艺特别盛行之地，有人称它为“漆都”，抬头低头就能在这里邂逅一个漆艺家和一场场漆画展。不知不觉我就迷上了，也开始动手做起漆画。一层层打磨，一片片贴蛋壳，过程非常需要耐心。这对于做事一向急躁的我，真是罕见。

漆有强大的统治力，能容天下万物，连最粗鄙的瓦灰、沙石都可以被它“擦拭”得熠熠生辉。但它又是脆弱的，瞬间可能

深究深探，毕竟对它的内部奥秘有了一些了解，这时候写起来，心里会更有底，也不至于出现指鹿为马的笑话。其实学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熏陶，能带给我很多内心的滋养。即使小说已经完成，我现在仍继续做漆画，也仍在上古琴课。水平不高，属于“玩票”范畴。但没关系，我本来就不是为了追求专业水准。顺便说一下，前两年我把从扬州买的那两席古琴锃亮的漆面磨掉，重新上了一红一蓝两种大漆，贴了点螺钿，撒了些金粉，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在我，这也是玩的一部分。

珍惜脚下的土地 握紧普通人的手

记 者：《阳关三叠》中守琴的阿庆，虽然身体有缺陷，但却是个有情义的好人。读的时候，让我想起《南北货行》中讨债的陈酒月。文学是入骨，关心与关怀人的命运和处境才是根本。古琴，固然是连缀作品情节的重要物象，但其背后的人的



林那北部分作品

碎断，对温度、湿度也有近乎苛刻的要求，宁断不弯。它确实太高傲了，冰清玉洁，绝不苟且。在近距离的接触中，我的惊叹之情一波波涌起，仰之弥高。浙江井头山遗址出土的大漆木器，已有8300年历史。而浙江余姚出土的7000多年前的木胎朱漆碗至今仍保持色泽。与之相比，人的一生实在太脆弱、太短暂了。我曾说过想把世界“髹”（意为“上漆”）一遍，这样它就能风和日丽永远保鲜；我还说过希望人性能够像大漆一样，这样人人就如漆一样守秩序、讲规矩、有尊严、能自律，就会显现又美好又水灵的模样。小说的嫩芽就是在这样不知不觉间悄然萌发的。

短篇小说《春江水很暖》和长篇小说《每天挖地不止》中的女主人公都擅长大漆，性情中也有大漆似的洁癖、孤冷与较真，我喜欢她们。想必以后我的小说还会出现以漆为生的人物，现在我还看不清他们的眉目，但一定是清澈、洁净、灵动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自带光芒，用它打底，可以使故事多出一层意味深长的东西。当然，怎么使骨肉相融，而不仅仅贴一张皮，这是与技术有关的另一个问题了。

记 者：刚刚您谈到，为了更好地创作，特意去学习古琴和漆艺。这种亲身实践的具身体验，与“枯坐书斋”中查阅史料或是“走马观花”式的走访采风相比，给您的写作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收获？

林那北：为了写篇小说而去拜师学艺，可能略显笨拙了，但我自己觉得很值。古琴与大漆都纹理细密、深不可测，仅靠翻书和凭空想象，是绝不可能掌握的。动手了，哪怕也没时间

情感，可能是更让读者动容的。在您看来，作家怎样才能塑造出有情感有义、有血有肉，让读者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

林那北：谢谢您提起《南北货行》。这是好多年前的一部中篇小说，写的是福州台江一家杂货铺小伙计替老板去战火纷飞的闽西讨债，经历九死一生，终得美好回报。而《阳关三叠》除了情节外，我自己更看重几个人物的内心净化。他们都在不同时间里克服了龌龊与贪欲，最后共同站在一起。生活中有各种艰辛，每个人活得都不容易，恰恰因此，他们的内心净化才更难能可贵。《阳关三叠》中的阿庆是身体残疾，《南北货行》中的陈酒月是智力欠缺，但他们都坚守“承诺是金”“一言九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之类的古训，以有限的能力和朴素的信念，一根筋地为信任自己的人拼上性命。我的小说写的几乎都是这类不起眼的普通人物，没有居高临下，写时我一握紧他们的手，同悲同喜、休戚与共，巧的是这两个天生有缺陷的倒霉蛋，在身不由己地卷入本不属于他们的那些是非后，都被生活所眷顾，命运终于拐了个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才是天理，也是文学可以着力之处。

记 者：作为闽地作家代表，福州老城、市井生活、风土民俗等闽地文化一直以来都是您特别偏爱的。除了《风火墙》《白天到黑夜》《沈宅》《美弟》等小说作品之外，您还写过历史文化散文集《三坊七巷》。许多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原乡，比如鲁迅与绍兴、沈从文与湘西、萧红与呼兰、莫言与高密东北乡等，能不能说，福州是您的文学原乡？您如何看待地域性文化资源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编者

“大片”。《岳阳楼记》《长恨歌》《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国古典文学的一颗颗璀璨星辰，正通过AI影像营造的古今对话焕发新生。

对许多视频创作者而言，“复活”经典有着别样的吸引力。抖音“用AI打开人文新视界”的共创话题，截至目前已有近10万人参与、50多亿次播放。其中用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创意知识视频、活化人文经典的“AI影像”板块相当引人注目。抖音博主“孔孟道”的视频作品，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遭遇校园霸凌后“穿越”到古代、亲聆先贤教诲的故事：晏子教她“辩”，面对刁难要敢于有理有据地回击；孙武教她“势”，不配合霸凌者“演出”，而是寻找同伴组成新的阵营；苏轼教她“境”，用更开阔的眼光看待困境，拥有强大的内心；孔子教她“志”，守住自己内心的志气和底线。由此，传统智慧与现代生活深度交融，产生了治愈当代年轻人的能量。

AI影像正在用可视化、沉浸式的传播形式重构人文经典，让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2026年9月11日 星期五

林那北：20世纪80年代，我曾在编纂地方志的单位任职，借工作之便可以自由出入当时的档案馆，翻看到那些早已尘封的旧史料，毫无疑问，这段经历对我影响极大。同样的天、同样的地，不同的时空里却演绎出完全不同的人生，生活一下子有了纵深感。90年代起，我还做过13年主要采写历史文化方面内容的记者，全省各地跑，查阅很多资料，积攒了一点历史感。福建的历史上有大量北方移民，我的祖上就是从中原固始来的。在源源不断的迁徙中，各种文化得以交融，造就了闽地复杂多元的文化性格。对于写小说的人而言，这是非常宝贵的财富。世界太浩瀚了，我们的认知能力远不足以抵达全部，珍惜脚下的土地反而是最便捷的途径。生于此长于此，这里的山川景色、阳光雨露，以及四周熙来攘往的人们，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让小说在熟悉的土壤上徐徐展开，肯定更能得心应手。年少时我一直幻想去遥远的北方，观雪、骑马、看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不料却树一般在这里扎下根，还来不及挪动，几十年的时光就已逝去了。不能说没遗憾，但对家乡却满怀热爱与感恩。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也给了我的小说以养分，感谢并祝福它。

在海的关注与祝福下，让笔更摇曳

记 者：您在《中篇小说选刊》工作多年，中篇小说是您最常写的一种体裁。在您看来，中篇小说介于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之间，有什么独特的文体特点？好的中篇小说，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要素与特质？

林那北：其实在2004年初调到《中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工作前，我写的小说就是以中篇为主。长篇小说具有宏大的结构、众多的人物、相对曲折的故事和较长的时间跨度，短篇小说则讲究故事的切口、叙述的视角、语言的精炼、悬念的掌控等等。介于二者之间，中篇可以容纳较多的内容，不像短篇小说那么局促，又比长篇小说凝练紧凑，恰好在时间、空间以及叙述的节奏上符合我的喜好。每个作家写作习惯都不一样，而同一个作家在不同时间段也可能呈现完全不一样的写作能力和兴致。无论长、中、短小说，尽兴写了，写出质量，就没有辜负自己。

记 者：今年4月份，有幸邀请您参与《文艺报》“新时代海洋文学笔谈”专栏第一期的圆桌讨论。当时，您谈到住在闽江边的生活体验以及去年底完成的长篇小说《蓝眼泪》的创作心得，其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大海的浪花溅向他们每一个人。”当下，越来越多的作家也开始尝试创作与海洋有关的文学作品，您下一步的创作计划是什么？未来是否会在这一领域继续深耕？

林那北：其实之前我并没有刻意写海洋文学的“企图”。刚才说了，我的生活一直没有离开过福建，而福建就位于台湾海峡的西侧。我现在居住的房子前就是闽江，江水从西面的武夷山一路蜿蜒几百公里，再往东流四五十公里，就汇入了浩瀚的东海。每天站在阳台上，看着水欢欢喜喜地涨落，就能真实感受到不远处海的呼吸吐纳。风过，带着淡淡的鱼腥味；跨入菜市场，满目都是花样百出的海产品。也就是说，从居住环境、饮食系统到各种生活习惯，乃至种种传统或者传说，海洋已经密集镶嵌在我生活中。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自然条件并不优越，历史上每家每户几乎都有亲人或熟人为了争取更好的未来，而背井离乡过台湾、下南洋，浪确实溅向岸上的每一个人。海给这里制造过无数离别的苦痛，衍生出许多别有滋味的悲欢故事，也因此锻造出这里人乐观坚韧的性格。爱拼才会赢，吃苦就是吃补，只有与大海世世代代不屈不挠地打交道的人，才能浑身是胆、雄赳赳地喊出如此旷达昂扬的句子。即使偶尔把海忘了，海也每年都会以接连不断的台风，一次次摧枯拉朽地强悍昭示自己的存在，生活在这样的场域里，当把自己所熟悉的生活作为小说背景，海及岸上的一切就自然而然地到来了，成为人物活动的空间环境，也成为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去年完成的长篇小说《蓝眼泪》也是如此。海边小城、吹着海风长大的男女，他们的性格中也融进海的不羁和热烈奔放，爱恨情仇在潮涨涛生中汹涌跌宕。我写的只是一群熟悉的人，而他们恰好生活在海边。以后这种节奏还会继续，我希望能在海的关注与祝福下，让笔更摇曳。

追问大银幕：创作与观看的主体性

暑假期间，在电影院门口相遇的人们，各有各的目的。 “各奔东西”有之——东观“龙餐馆”，西观《奥德赛》，背后是东西方价值观的碰撞；“南辕北辙”亦有之——从前看“传统电影”的人，转身走向了《牛来》。

有人被《牛来》的“手搓”与真情流露打动，也有人痛斥它的粗制滥造、不知所云。但他们都看了电影，都有话要说。电影与观众的表达，共同构成了一场文化事件。豆瓣网友“地球没有人”想到了更多东西：“整个观影体验太奇妙了，电影院几乎满座，观众毫无顾忌地摄屏，共同组成一场后现代解构狂欢。很多电影研究者都在强调电影院空间的‘公共性’，而当全场素不相识的人为了《牛来》开怀大笑，这种‘公共性’就呈现在我们面前……是观众选择了《牛来》，而不是《牛来》选择了观众。”评论家赵静认为，《牛来》“完成了荒诞美学从小圈层趣味向大众文化的一次跨越”，围绕其生成的“各种解释、认领和再创作，也因此成为不同个体表达自身处境的一种方式”。

如果说，《欢迎来龙餐馆》和《奥德赛》告诉我们，面对同一个“回家”主题，不同文化立场的电影导演选择了迥异的表达；那么《牛来》的走红也意味着，观看者与创作者一样，也在寻求、建构、言说自身的主体性。暑期档已经结束，留下了一串意味深长的问号：今天的观众想从大银幕、从观影场域中获得什么？

（印筱萌）

艺人拥抱文学，是跨界也是回归

2024年，演员陈冲出版自传体散文集《猫鱼》，以克制笔法记录家族历史，次年获得第四届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2025年，歌手邓紫棋推出长篇科幻小说《启示录》，融合音乐灵感、科学幻想与文学哲思，次年获得第五届刀锋图书奖“年度科幻图书”荣誉，近期也入围了银河奖“最佳原创图书奖”；2026年，演员刘德华在香港浸会大学获颁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这是他继2017年于香港树仁大学获得该学位后，又一次得到学界的肯定。还有郭晓东、阎鹤祥、龚琳娜、胡海泉……近几年间，艺人们纷纷开始拥抱写作，文学在许多人口中，是“最初的梦想”。

出生时带有身体缺陷的脱口秀演员小佳，创作的散文集《蛭蛭直上》获得了豆瓣2025年度中国文学（非小说类）榜单第四名。豆瓣网友“出击！长尾山雀”如此形容她的阅读体验：“就像买到了一张观看小佳生活旅程的车票，这趟火车带你去看小佳的来时路，你在车上看得又哭又笑，却不能插手那片风景。”鹿先森乐队的主唱、词曲作者郭倍倍今年出版了首部文学作品《十万》，用坦诚、粗粝、柔软的笔触记下他与乐队并肩走过的十年。小红书网友“何止小猫Book&Art”说：“在城市的缝隙里，种一点温柔的理想——鹿先森乐队的歌与这本书中的文字，都给我这样的感觉。”演员何赛飞在今年出版的散文集《春江花月：赛飞随感录》里，道尽戏里戏外的人生悲欢。小红书网友“小友”读后感慨万千：“何老师的叙述让我懂得，如何利用残缺去逐渐完



善自己的灵魂，从而一步步接近心目中近乎完美的人生，这才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中专诗人”小奇刚刚获得《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3》年度总冠军，“诗歌和鞋底都能留白”，决赛舞台上为一首《妈妈的理发店》让观众们笑中带泪。作家双雪涛也为小奇夺冠送上祝贺，成为“新东北文学宇宙”的又一次“梦幻联动”。

演员、歌手们提笔写作，是跨界也是回归，更是新大众文艺创作主体多元化的生动展现。在舞台上，在书桌前，只要是真诚的表达，永远都会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AI影像+人文，让经典“活”过来

随着李白、杜甫、苏轼、范仲淹一同颠沛流离，见证诸多千古名篇的诞生——这不是穿越小说里的情节，而是豆包联合人民教育出版社推出的“经典课文名师AI共创计划”视频。不仅如此，Seedance（字节跳动多模态AI视频模型）的版本更新，让普通人也得以使用AI技术，制作出属于自己的